

儼塾先生文集

四



和16  
1.184  
4

共拾



文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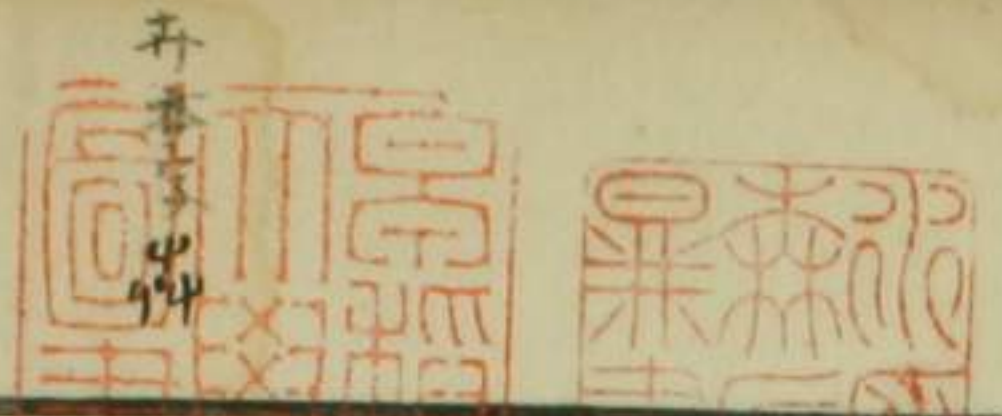
16  
1184  
4

儼塾集卷之四

記九

盥水軒記 少年時作

嘗聞玩花弄之芳菲。愛樹竹之蒼葱。而斷送一生者。古人之所尚也。或耕穫釣漁而樂。平生者。亦隱士之所安也。是故漆園觀魚而忘。彭澤把菊而樂。其旨深矣。我友原元智。少而俊邁。業於醫藥。潛居攝州芥川。常好瓶花。摸山林之景。造四時之象。其術也。聞諸風流。容自謂人曰。蒲草菡萏發。江湖之興。松竹檜杉聚。山徑之氣。花王芍藥。觀京洛之美。野梅幽菊。適隱逸。



廿四日  
廿五日

儼塾集卷之四

之趣澆水則巫山夜雨蕭瑟橫枝則陽臺曉雲霏微咫尺之間見無邊光景復有何悰可以代此哉乃營小齋名盥水軒蓋取諸溫公獨樂園記之語也或曰郭橐駝知種樹得養生術今予以瓶花移之醫藥可乎曰瓶花之要曲者使直覆者使平而得合乎中道絕其根剝其朶且以其道則如榮乎舊林況疾病之於人本無根蒂由七情之所釀六淫之所侵苟以此術正其邪僻開其鬱結芟其有餘填其不足雖沈痾痼疾豈容不瘥哉書以為記

木假山記

稿本無二四字

烟霞作風景

山嶽作山色

色下有名字

仙凡通骨作神仙之骨至貴之心

可得也無也字

極華特壯非  
作植之以幹  
之芳菲  
假山作金山  
逸情作安心  
超然與趣作  
其佳矣  
焉作矣  
生直道也  
作直道也  
萬聲矣  
謹記作書以為

不出門庭而見烟霞不倚樓臺而望山嶽非有僊風道骨可得也難矣家君餘暇之日取本根之穹窿盤曲者植翠幹雜芳菲以作假山悅目和神逸情養氣超然與趣不可勝言焉無寒暑無風雨無勞心體坐逍遙乎丘壑噫足作佳觀矣謹記

驅蟲散記

昔元和中 大猷公不豫熱症甚盛時侍醫以為傷寒治療之數日無效酷熱加深心神昏悶胸腹痞塞水穀不入喉殆七日氣息奄奄眾醫無如之何天下諸候憂之 台德公大驚之召和氣驢庵瑞壽令診

脉以其歷世爲良醫也。瑞壽曰：是痘瘡將發，非傷寒也。藥治不適，致有如此。侍醫爭曰：是不必痘疹。瑞壽曰：我診三部脉候，爲痘不疑。諍論不已。公乃命瑞壽上藥，速進家傳驅虫散一貼，胸悶漸開。又進一貼，食氣始臻，啜粥一碗。至三更，痘甲悉出，逐日平復。公大賞之，增祿賜相州御馬本鄉一邑。自是醫名籍甚于天下。遠振清麻呂之舊名，新輝和氣氏之醫門。當時議者曰：嗚呼！驢庵造命之大功，猶勝良將開邦之勲業。驢庵余先考之師，故謹錄焉。

○靜座椅記

古之善修道者，存其心以養性，持其志無暴氣。豈以多方他岐到於此乎？知之之要在守靜澄慮。爾人性本善，只爲衆欲所移，而昏愚人質本直，唯因外物所奪，而邪慝無所移，無所奪。而見彼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也不可以博聞強記，得之必安住，根元中正之道。而能應事接物，無所行而不可矣。聖人曰：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若學之則無過於舜。舜貴爲天子，不高富有四海，不大父頑，毋鬻不怨，烈風雷雨不迷。舜之學豈在外哉？明理正道，自能行之者也。後世逐物趨末，故理不明，理不明，故道不立，理不明。

道不正而能行之者未之有也。人能勤之不怠，聖其  
不遠。夫靜之工夫，先儒或用之，或不用之者，何也？曰  
偏主靜久事業，則流于虛誕。然諸家辨論，皆言道之  
用爾。至道之體，則弗言語之所盡也。優游涵泳，默識  
心通，非靜不可得矣。或恐彼學者有弃近踰遠之弊，  
而不言靜者，亦有之。蓋靜坐鎮心之爲功，不可勝言。  
苟修收心神，蓄積道義，習氣漸消，天理自長。成則  
油油然而進，善欲罷不能，其法也。情熾則主一以克  
之，氣惰則嚴肅以提之。丹由住心湛如止水，故泰山  
崩於前而色不變，鸞鹿興於左而目不瞬，風霆無動

其耳。財色無轉其志，與天地共義，冥漠而不生。夫惟  
不生，是以不灰，能勝外物，無所移轉。心術之妙用，其  
如此矣。於是爲靜坐之器，庶幾乎存養之助。云。寬文  
十二年五月二十日書

拜舜水先生祠堂記

夫慎終追遠者，忠信之厚也。祭如在者，誠敬之至也。  
祭必得福者，感通之妙也。故古之聖賢，享祀盡敬，歲  
時致哀，皆出於天理之性情，起於自然之道心，不得  
己而然。所以昭昭乎人物之上也。舜水朱文恭先生  
大明徵士，博雅君子，不得遂志，確乎嘉道，義如伯夷。

節似陶潛飄然來遊事我 君我 君遇之也厚貴  
 之也至嗚呼先生譬諸龍可謂潛乎亂世見乎明時  
 譬諸鳳可謂見險微而去覽德輝而集未滿一紀奄  
 爾沒焉我 君為祠享祀敬之也厚哀之也至金石  
 之誠宜矣受福儒臣并弘濟嘗被 命受先生之學  
 且暮函丈眷遇殊特以其恩義兼備家設神主事如  
 如生敬禮厚而至矣茲平日親炙之徒坂矩边隆野  
 傳吉常岑宗淳及淺有定山久積山可澄同以清酌  
 庶羞之奠茶饗祠堂時招不佞令受其胙不佞近仕  
 公門唯聽德音不見生時之顏弘濟待我亦至矣

函

不得已而操筆以記事情云貞享二年二月初五日  
 也

渭津記

阿州渭津之為景也臨碧海倚疊嶂帶長川布平原  
 吾恥之鳴東聳高越之巔西連實迭日月興出雲雨  
 南設 東照之神廟雕玉璫以居楹裁金壁而飾墻  
 泉飛巖秀翠屏如畫疑是天仙之所遊會也北有鳴  
 門之急灘去城三十里逆湍暴浪風疾雷奔即海若  
 之所匿雖巫峽濫瀆豈過此險哉城下則江流滌迴  
 灌注左右艤輕舟釣錦鱗橫中流歌歎乃蘭菊耐久

梅櫻發早。上都墨客驂人無不來盤旋焉。至若百穀垂穎。桑麻鋪荼。山多禽獸。海餘魚鹽。百品寶貨。至自浪華。千章良材。運自土州。可謂豐饒之境矣。且土風厚重。端正安徐。細民辦理。見隸知字。凡厥俗不麤暴。不桀驁。無有輕躁之氣。蓋南方風氣寬柔。以教君子居之乎。抑亦昔管領細川氏久鎮于此。地其流風善政之所遺乎。抑亦今刺史蜂須賀君奕世省外。修內阜民敦本之所致乎。自非藉大手筆形容其文物。亦難乎哉。寬文庚戌春。余泛船於浪華。西至渭津。眺望烟景。爲記。而還。延寶己未冬。再至彼。元祿戊辰夏。復

往遨遊。先所記有未盡者。於是改正。以顯其實。持來示關東諸友。廣其異聞。云爾。

### 重建氏殿神祠記

自古忠臣義士。殉節善死者。必建祠祭之。且暮致敬。使民有勇且知方。歲時奉祀。教士見危致命。彼張許善死於唐。文謝殉節於宋。皆享廟食。非所以崇德設教乎。故伯耆守名和公源朝臣。諱長年者。伯州名和莊人也。丁元弘之多難。迎

後醍醐帝於船上。遂奉

乘輿。恢復京師。其忠義不取古賢將。竹帛所垂。可以



概見焉。不幸而遇延元之變，力戰沒于敵中。嗚呼！雖壞形骸於一時，而傳名節於百世，凜然士氣，誠可令懦夫知立志矣。今名和莊氏殿神祠，此其靈也。近年大守羽林池田君，擇地移祠，壘田附之。臣大窪友尚奉其事，且竭力於興造，祠乃成。像乃設，是祭是饗，其詳見于福住道祐所錄。友尚請尚謙為記。我水戶相公篤崇。

南朝與名和公同志於千載之後，尚謙事其家，豈敢所辭乎？又從而為辭曰：船上迎。

駕佐命忠臣，大宮力戰取義成仁，凌霜氣節貫日精。

神氏殿舊址。威德惟新。

儼塾記

夫先王之經世教以入倫而教之要，莫先乎講學。苟非講學，民無知方，其義大哉！我公法古崇德，好學施仁，嘗於水戶城於江戶邸，各命儒臣講經開導，士庶乙亥歲，水戶教授有闕，乃命尚謙教授。丁丑春，賜宅於水戶城西，乃命營講堂於宅椽之橐橐。二月而成，南北其戶，繪繪其正，得講於斯，聚於斯，優繇於斯，好學之徒，與共感戴，喜懼交併而已。且以高燥之水，乃命鑿井，再旬功畢，泉冽而甘，甃石如磨，仰浴溥博。

淵泉之化。俯顧舊染日新之訓。於是導衆以王靜本  
于周子之語。揭壁以朱子學規。欲廣爲己之學也。而  
宅中有射場。是弓隊長肥田行正所嘗造。僕雖不能  
射。不敢廢之。欲存我公備武之實。勵士人精練之  
志也。而堂前後樹竹叢茂。花卉敷榮。不敢剪其枝柯。  
夫詞藻雖爲末伎。而欲使文士感興咏嘆。叙暢性情  
也。都冀因講習討論之功。知古所謂明善修身之方。  
齊家治邦之本。克孝克弟。克忠克信。而延單凡百有  
司之儀節。弓馬劍槍之術藝。皆歸趣合道共裨益善  
治。塾成之日。偶得舜水先生手書儼若思二字。西

山大君廼命爲塾名。恒稱略呼儼塾。恭奉命名。寔喜  
寔恐。寔慙。寔欽。他日會此衆士。與其學業成功。所行  
得合。此名可謝萬一者歟。是所大望也。

雲澤茶入記

夫茶入者。雖藏林茶之小壺。而貴介公子之所玩賞  
也。可與雅會。可極風致。尚謙家所貯茶入。高二寸九  
分。有奇。半腹圍二寸八分。相傳古瀨戶肩衝者也。舊  
名村雲。先考空菴性壽居士改名雲澤。以其景象如  
雲。又似澤也。元祿己巳秋。源義公一覽。稱爲奇貨。  
乃戲尚謙曰。汝依此器以開雅宴。進一服佳茗。可謂

稿本進下有  
我于二字

稿本遺憶作  
思惟

數奇者矣。尚謙不才。終不能應其命。遺憾何啻千萬。  
方今追憶塵俗之間。難保延久。不如寄納於緝宇。可  
供佳茗於永世。且其器亦見稱于後昆。豈非快事乎。  
嘗為茶人所設錦囊一。綉囊一。先妣知性森田氏所  
手自縫制者。今併雲澤藏于久昌寺庫裏。於是謹記  
行德劍記

貞享二年春。源義公命大村加卜。治劍於常州利  
貞邑鏡德寺。如上齋戒而造之。用十五枚甲伏之法。  
寺僧宥淨日修護摩禳之。於是鍛鍊精巧。凜若冰霜。  
奇氣純靈。龜文纒理。而其中一劍。傳在風詠堂主藤

田後凋子之家。試刃四度。忽若筆掃塵壙。後凋子恒  
好學。審劍術。乃名劍以行德。取諸劍銘。勸必行德之  
語。請余為記。余曰。夫劍非唯折衝伐敵。可以正心修  
身。齊家治邦而已。傍人問曰。劍之用止於擊刺。子以  
擬大學之教。其有所據乎。余答曰。韓子曰。利劍光耿  
耿。佩之。令我無邪心。是正其心也。楊子曰。劍可以愛  
身。是修其身也。吳孫權曰。劍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  
是謂齊家治邦也。昔有人觀聖像帶劍。感歎曰。不如  
是則教道不立。善哉言也。夫舜罰四兇。禹征有苗。湯  
征自葛。西伯戡黎。聖人以武撥亂反正。以文治世安

民古所謂文武並用長久之道矣。我本朝自上至下無不帶劍而知恥重義。蓋古之道也。秦皇銷兵而世大亂。梁主忘武而邦竟亡。今刀劍者武器之長也。因其器以體其德。則文亦在茲焉。

畫龍記

野中三五郎源友重。世住于遠州敷智郡堀江邑寬永季年。公府畫工狩野王膳者。病而辭職。遊上都路。歷堀江。寓于友重宅。偶過近村前之坂。弟子狩野源兵衛告友重曰。吾師於畫有一奇事。君試讀之。友重喜。乃請之。王膳辭曰。我奇畫者龍也。每畫之。雷雨

必臻。故祕不畫。友重固請。遂畫之。時六月十九日未時。以連日大旱。無些涼氣。及王膳下筆。忽巽方有黑雲。大如扇子。須臾天陰。雷電霹靂。暴雨洑至。里民恐懼。皆閉門戶。半時許。而天晴。前之坂近邑。無一點雨。下。於是初信其每畫龍必致此異。友重寶其畫。傳于家。後仕于水戶侯。今致仕。號榮傳。請余爲記。有日。今茲寶永元年甲申六月。久不用。民望雲霓。於是應其需。

論曰。昔者張僧繇畫龍。點其睛。則雷電破壁。畫已失矣。顧愷之畫龍。不敢點睛。後人強其點睛。龍竟飛去。

吳道子畫殿內五龍鱗甲飛動每欲大雨卽生煙霧  
其他畫馬畫鼠畫魚畫鳥畫獅子畫水火有靈恠亦  
多矣我邦古之能畫狩野氏之祖先等眞逼造化  
妙致變異不可勝計所謂精專則動物言其妙耳易  
曰神者妙萬物者也夫畫工之妙得神於小伎猶且  
如此況聖人之妙得神於大道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過則化存則神豈可誣哉人之存心於道妙通神者  
優躋聖域必矣

鬼面石記

前左兵衛尉安藤氏家有寶石名鬼面石以似鬼面

也良純親王爲之記體製高雅一日請余題字更無  
片語可加焉唯說鬼道云鬼無形之人人有形之鬼  
是先賢之格言也程子所謂人鬼一而二二而一可  
以併鑑焉夫人鬼者陰陽晝夜之道也太極之地森  
然而備一闔一闢相爲消長又作對待其理一本矣  
故人道所宜鬼亦宜之人道所不宜鬼亦不宜之聖  
賢之教盡天理之所宜故云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  
合其吉凶庸人昏愚日用而不知心之所向就美  
就煖就安就榮不顧其後不慮其變是不適人道所  
以不適鬼道也古云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善哉言也

楚章華臺秦阿房殿漢長楊宮隋江都樓奢侈華麗  
大勞民力竟作丘墟今何在哉昔漢文帝重民十家  
產不造露臺唐太宗欲營一殿鑑秦而止可謂守儉  
而不由覆轍者矣凡驕奢淫泆流連荒亡非禮非度  
好利好名皆鬼之所惡人亦厭之留害墮至是違天  
理故耳夫用鬼者不明甚矣褻鬼者不智大矣今爭  
言鬼之有無者為鬼所忌譬如富家倉庫盈滿一  
人不信其富言無有資財其家必不喜一人甚稱其  
富親近數寶貨其家必惡之故聖人言敬鬼神而遠  
之敬者不<sub>レ</sub>思<sub>レ</sub>之者也遠者不<sub>レ</sub>褻<sub>レ</sub>之者也幽冥異境人鬼

異類雖其理一而分各殊哲人默識心通不漫語之  
微乎深乎凡愚疑於目之所不見然則往古之事千  
萬里外謂無之乎又惑於智之所不及豈時時刻刻  
必卜吉凶應時接物皆禱祀求福乎若能從聖人之  
明教盡天理之當然則人鬼之道全矣

神託靈異記

野州日光山下瀧尾神社傍有大杉三株相傳神  
靈所栖因名二本杉觀者莫不仰敬焉寬文七年  
丁未四月二十日大猷公十七回忌也修法華  
萬部會於日光山下台徒群集法會第九日山門

鷄頭院山舜法印之奴至于瀧尾視二本杉輕慢不敬笑曰此杉不高大異于舊聞而中杉殊小矮於唐崎松其言未訖背後寒戰毛豎歸旅舍顛僵失心謔語卒然膨脹赤如丹絕食飲臥言神來睨我其奴同輩請台山靜光院覺深法印院後住維足兼二會探題職任權僧止復移住正覺院居談空學統進拜正僧止更名豪實院後住維足加持讓之於是深師種種加持誦咒讀經又屢示教諭誨經五日而靈遂退散其間奇狀多多神語有徵人咸驚歎靈之去時謂曰我是女體中宮與山王聖真子同體也奴來瀧尾不敬不信徒然而立惡口重

衫衫

訛訛

杳故我為懲之耳我護台宗自今護師矣東叡山檀那院胤海僧正需深師記其始末師乃造瀧尾靈託記一卷記事甚詳今讀者凜然畏敬焉此歲秋師修求聞持法第三日忽見壇上一大杉橫卧其上有女直立容貌極尊嚴垂髮著白衫紅袴乃知瀧尾神來護不背約從是心清體健大法畢功他日靈託奇事達天聽救奏其記天聽救奏其記天聽啟感之餘納記於官庫謹論曰夫我大日本神之州也昔者神威之化

嚴地集卷之四

昭昭赫赫舉世視神如人。事之亦如人。讀日本紀可知焉。爾後朝廷問邦家之樞要於宇佐大神。稱其使曰。宇佐使其敬篤。故神救惟新。下至庶人。信敬神祇。莫不用誠。天下和平。是我邦之風也。易云。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我邦有焉。雖世澆漓。而神德巍巍。如吉備津宮之釜鳴動。示臧否。談岑之像破裂。告擾亂。人之所不能欺也。凡大小神祇三千七百餘座。其昭著功效。不可盡誌焉。以清淨法薦之。則神歆之。不淨則不歆。其不可誣也。明矣。今瀧尾神一依憑。而懲昏愚之慢神。不

敬者。其教嚴哉。深師之祈禳也。卽是通虛靈不昧之心德。行寂然不動之淨法。豈不感通乎。世有纒讀書罔鬼神者。唯執先儒所謂鬼神造化之迹。二氣之良能等語。不信神靈感應之妙。取理捨事。向虛背實。噫危哉。邦多祠廟。則名以淫祠。有奇異則爲巫祝。尼媪之事。而嚼獸肉。啖葷蒜。以行不潔。非唯汚教化。身復受陰譴。不亦悲乎。史館儒士三宅氏跋其記。贊助威靈。余亦論述云。

投壘茶久記

柳軒藤田子端正。好事之士也。致仕之後。精于點茶。



之式家有茶人誤毀損藤田子修續如故而深愛之名曰投壘余問曰是非寶器尤物何愛之偏乎且名義奈何答曰茶家者流以茶入之止小而下豐滿俗云茄子者比之王者蓋人若小心節儉而下民殷富之義乎又以茶入之上肩廉隅而貌亭直俗云扇衝者比之將軍蓋將家廉正直立以泄衆之義乎其餘雜形各亦當有所比矣今我茶入之形彼所謂比王者之器也豈以毀損廢之乎投壘之名太平御覽云漢王莽就元后求壘乃出壘投地壘上螭一角缺後復還光武今假此古事以命名得之澹泊齋安積子

我補綴毀物爲寶亦有意思不換世所謂投頭巾余聞此言私自感歎假使王道衰變霸術盛行志士仁人豈一日忘王哉黍離之詩麥秀之歌誦之不感起者非人心也昔者乾綱解紐姦雄馳驅當此時也忠臣楠公名和菊池並以百一之土壤對天下之強敵竭力勤王始終無渝精忠不恥千古其誠心薰徹兆民至後世莫不知尊王之道宜乎二千餘載之皇緒巍巍蕩蕩于今仰止吁大矣哉且夫以小物比王者不無謂也牡丹富貴稱之花王梓之良材稱之木玉補養湯藥稱之王道之劑例可觀焉藤田子志

在尊王道不可無語因以為記

序十

逸龜井玄卜歸紀陽序

醫生龜井玄卜者。余外兄也。今茲春自紀州若山來。問家大人安否。一宵清談。忘十歲之契濶。然淹滯不日。說別息。息未盡。心曲惆悵。惟深。兄鄉有老母。已垂八旬。有一妹。不幸而寡居。兄孝弟之心。无懈。三日去家。食不知味。坐不安居。江府諸兄舊族。知兄有器用。欲其一登龍門之級。而兄不求榮利。恒慕黃香扇枕之勞。學老萊班衣之戲。是故不趣行裝。閱歲月久矣。

若山良友親戚亦善遇焉。其獲於鄉閭可知矣。家大人以骨肉之故。傳來妙方。悉授與之。感其孝弟之志也。小子亦不勝感激。聊贈之以言。兄收於懷。莫忘是所望也。夫古之聖賢。無不主一。無適者。故曾子一唯。忠恕而已矣。仲由有聞不能行。只恐有聞。司馬公一生作行。只誠而已。范純仁亦所用不過一恕字。古之守約。豈事他岐他方哉。凡天下國家之政。非主一則不治。百工農商之業。非守一則不成。故易曰。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言理一而分殊也。且夫主一則不一本。故應萬事無憊。以是事親親安。治家家齊。守身

身修業醫醫精凡瘳之無懈及于古矣臨別敘情如此不敢須煩也

送稻津左兵衛之水戶序

古之人送行必以言余之意愚不能以言然而所傳聞不皆告非交友之情也足下以禮職事吾君可嘉可尚循恭儉莊敬之道修教訓正俗之學憲章王制而效法類聚古典而述篇至於扇揚淳風贊成教化可謂邦之寶而民之賴矣所關大哉夫東土俗異于西土猶北方強異于南方也足下生于洛陽資質中正達殊方之政猶耳可受和也若固執辦楚夏之

差不襲水土猶方枘入圓鑿也則背不爭之誠違素行之義禮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如其邦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今也慎言自省篤敬能讓何之而不行哉又修禮者不可苟且容易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夫欲速求利而無悔者未之有也恭惟我相公欲採舊式於遺書傳禮文於後昆足下受任不輕其厚欽以奉事義理以養內自徠多福可期而已

送坂場尚運序

醫之為術治人疾病耳而其所學廣博不比他伎何

曰廣博。今舉其要。臟腑經絡。脉候氣運。藥性方治。苟欲窮一。至終身不可得盡也。其書數百家。其事千萬品。況病所變化。無有邊際。自非天下之聰明。不得窮盡也。如由基之善射。白公之妙劍。伎止運用。手臂豈類醫之衆緒多端哉。吾曹庸猥。居廣博之業。嗚呼。何時有所得。雖然古謂業精于勤。荒于嬉。若勤不已。其精至矣。勉勵無怠。內省不疚。必有自遠方來求者。所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稱德也。德積乎中。門致車轍。君子有之。屬日愚過深井。觀杜鵑花。滿園炫耀。地雖僻遠。覩者如堵。以花超羣也。冀吾子似此花。夫甲斐

德本古河三喜。伊賀壽伯。皆近代良士也。人不遠千里。行求治療。可以鑑焉。吾子遊我門七年。出卜居常州南郊。不可不贈以言。他日修業。踰我是所望也。

送安東竹間子還柳川序

筑紫之爲土也。日域之西徼而跨海。則唐山也。彼齊魯之儒風傳來。不遠學者以興。不亦宜乎。安東省菴大爺。筑後州之儒宗也。雖居柳川城下。而名扶桑域中。嘗延招明。故徵士舜水朱先生。受其學。且奉養焉。美譽及殊方。我寡君所敬。誠可尚焉。僕瞻仰久矣。恒以不得相見爲憾。去歲初見。令子竹間大兄於

江戶真是驥子鳳雛。俾頑惰有所立。可謂能播種其  
所蓄者也。達我素望。伸我積思。喜歡不可勝言。今春  
僕徙居水戶。夏初大兄還柳川。嗚呼。旣隔胡越。又阻  
參商。離懷罔極。情緒靡止。僕之去日。投惠以序。炳於  
錦繡。貴於金縷。獲承稱揚。赧顏縮息。頃間寡君。造教授  
廳於宅中。僕謏劣。豈敢當之。唯本敦學。半之典。依友  
輔仁之訓而已。偶得舜水先生手書。儼若思三大字。  
揭之塾壁。敬俾眞容。因望大爺在茲。思大兄亦在茲。  
可知矣。雖鄙語淺短。不足備君子之觀。苟布陳情實  
代。彼出餞請還報于大爺。榮幸也。

送執政笈氏赴江戶序

寶永甲申仲冬旣望。泰執政笈白兄見訪。儼然聞近  
將赴江戶。邸謹送以言云。夫治邦齊家之要。以修身  
爲本。其要在正心誠意。何以能之。所謂致知格物而  
已。其道如何。曰在上者。盡通下之情。在下者。盡達上  
之心。秉政務者。盡得其宜。令安衆心。掌法令者。盡除  
其弊。令歸誠實。其如是。則萬事莫不治焉。庶績莫不  
熙焉。宋儒云。一帝三王之道。本於心。此之謂也。夫心  
者根也。事者枝葉也。根安則枝葉自茂盛。其書亦云。  
務攬英雄之心。夫英雄心知則無不成矣。至于澆季

浮華相高。上下不通。和尊卑相隔離。故有仁聲仁聞。而民不蒙其澤。有徒善徒法。而邦無得其益。是皆不盡致知格物之效。不精實理。故不能及古矣。如藝之元就。越之輝虎。甲之晴信。相之氏康。尾之信長。雖霸術未合王道。而能察士心。其所欲與之。其所嫌去之。故大服人心。功名赫然。四方畏之。况乎能行王道。其功溥博悠久。不可比喻焉。此義也。真氏大學衍義具矣。閑暇之日。宜熟覽者也。台兄重厚簡默。於道有所省悟。豈不告以格物之旨哉。宋太祖之相范質曰。執政之地。生殺慘舒。所係苟不能蚤夜兢慎。悉心精慮。

鍊鼎實

敗事覆鍊。憂患畢至。加之道有枉直。時有險夷。居其位者。今古所難。是等之言。宜加鑑察。平常受用。邦家之福。不可言爾。

題序十一

女誠後序

自古男兒有師傅以教焉。故有成。知立行。至於有過。則無不格。其非矣。吾曹生為男子。讀書受教。不亦幸乎。若夫幽閨女子。雖欲隨師學道。不亦難乎。有母育之。未盡教誨。有妯訓之。不能委曲。有才而不揚。不肖而見棄。舅姑或嚴格。嫌妒動毀譽。或有區區念慮。良

上之字  
先生真蹟

首良尾鬱結不伸。痞悶致疾者。或有不能聞道。習於淫奔。長於嫉妬。其極至於破家危邦者。嗚呼痛哉。今遠魯論孝經列女傳諸書。知檢身治家之法。則上可以奉父母舅姑。下可以養兒女婢妾。吉祥莫大於此焉。若彼工文藻。巧辨說。多損而少益。貞婦所深恥也。女子之職無他。唯在孝順之行。衣食之奉。及養兒孫之道耳。而閨外之事。非所與聞矣。如白季之妻。文伯之親。孟子之母。程子之妣。可謂盡女道矣。東漢之曹大家。爲之憂。而作女誡一篇。凡婦人之欲學者。捨之何求哉。予暇日。加和訓。以便見讀。冀令孝婦。口誦心

得身行。以有裨治家之術云爾

神武剛應錄序

古曰。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惡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又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穰苴曰。邦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仲尼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備者。必有文事。夫武之不可親也如此。不可廢也如此。然除殘伐暴。誅亂攘夷者。莫善於武。故天下既平。一時蒐獮。邦國既安。振旅治兵。聖人之講武如此。夫兵者。大事也。國之存亡。世之盛衰。一係於此。豈可忽之哉。本朝古無

蒐獮ハルカリ  
取入民又  
求家之治也

兵家之名。

清和天皇朝六孫王經基精于兵法始傳于士之家然世殊時異古之法例故實後代莫得聞知爾來言兵之士最多而或取敗亡或失功名蓋泥跡執一之弊也學兵者當取其律於扶桑之法得其文於中華之書而揀其粹達事變也皇都自邇齋山脇重顯氏少潛心於兵道凡兵道要領綱旨悉兼得之不佞志於此道久矣自得其傳授夙興夜寐覃思研精頗記其法十之八九書已成凡十卷曰神武剛應錄古昔聖賢貴武之義中古名將勤

兵之道察然可觀矣而行之之要在人君篤信力行耳豈待求於外乎

春秋左氏傳後序

古昔脩春秋者先以左氏爲要程朱之言皆然且漢劉歆曰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孔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歆以難向向不能非問也予自蚤歲好春秋久矣其道理宗胡文定其事實本左丘氏然不得左氏康侯無以發論今讀此書者非沈潛反覆至韋編三易難乎其大幹也且此書也在武林不可不讀之大典也其



記軍事。所謂前軍中軍左右後軍。書次第甚詳明。而書某人爲其軍之左。某人爲其右。復加委細。馬班之史。雖書戰如畫。歷代諸史。雖載事詳悉。未見如左氏書。前後左右著明無遺者。左氏於兵道至矣。盡矣。後世無以加焉。宜乎杜預之成癖。遂伐江南大有功矣。左氏記軍。雖人皆所閱。而知其妙者鮮矣。故舉之以告崇武之人。云爾。

秋日會宴詩序

秋之爲景也。清爽令人快。慘淡令人悲。明朗令人聚。蕭條令人寂。圓月揚輝。冷風橫金。朱葉粧山。黃菊滿

啞咨記

籬。直蘭秀園。盧秋茂。江鹿鳴。食羣猿。叫綠樹。鴻鴈聚洲。蟋蟀吟戶。嚴然物色。奚下於春。世之以文鳴者。誰不啞嗟咏嘆乎哉。故先哲之高致。記秋水。詠秋月。歌秋風。賦秋聲。感時起興。嗚呼宜哉。幕下石尾介然大兄餘暇之日。招二三良朋。懸藜設詩筵。賦詠彼秋景。於是卽興及探題數首。揮毫乃成。不佞侍席末。應其需序。卷初云。

賦愛菊辨

牛山之木濯濯然者。非以斧斤斫之。牛羊食之乎。澗園吏著馬蹄篇。柳柳州作郭橐駝傳。亦惡我賊其性。

〇フ  
恒疑恒

余愛種菊。曾惡世人翦其枝。少其英。求備美於一莖。非愛之。卻害之。故庭際所植。縱其蔓延。偶得此辨。尤憤素意。恰似搔痒。加以安積子評語。彌增嘉歎。於是乎書。

御藥園唱酬集序

鞆川因摩詰而名著焉。愚溪得子厚而美稱焉。非得其人。則雖勝地而無聞知焉。若袁公之月渚。蘇子之柳堤。亦以人獲名者也。里巷館舍。山溪園池。或名或不。皆存乎人而已。江戸城北藥園。方若于里。其園其沼。可以稱靈焉。菊所木下先生承。台命掌其事。檢

草木製藥品。先生才富學厚。非唯從事於採摘修治之間。迺又暢構於賦咏贊述之中。嘗招一時雄才碩儒。題詩酬和。及數百篇。卷稱名之曰御藥園唱酬集。每對文墨者。必假而觀之。可以傳不朽之盛事。可以聞大本之頌聲。凡先生所題所和。其數侔於衆賓。且自製先韻長篇。多於老杜之作。數聯也。而學士已下諸大家。至上都之名儒。遠邦之俊士。序之題之。咏之賡之。其盛近世所稀見也。夫藥園傳芳於後世。先生之功大哉。爲公著美。不私于名。比彼因所寓有遺名者。蓋可謂優矣。元祿初年。已降。僕屢訊先生。見其卷

通河

謔

軸月積歲累十年春移水戶先生贈以言云必序之  
僕不遑固弊嗚呼藥園其境神秀其物嘉美萬夫之  
所具瞻不俟小人之揚贊先生其詞高雅其筆道律  
不待下士之褒歎雖然僕親戚福住道祐往時蒙慈  
渥不可諉也亦奈何此垂意甚備不得遂辭自忘環  
弱漫序如此

讀羅山集有感詩序 並詩

羅山林學士命世之才當 元和寬永之盛運大興  
學於 本朝至今稱焉其學也祖四書六經宗濂洛  
關閩志在先王之政與力排異端之充塞域中有宋

儒之學者先生之功也雖初於惺惺而非先生不能  
大顯著矣其說 幕府以聖王之道掌於駿河政事  
錄觀焉頃間讀遺文益知治世安民之志非唯以文  
詞而已至若悼左道之惑世誣民歎衣服之士庶無  
別譏茶器之高價傷財刺醫科之昏庸不學哀歌舞  
妓之誨淫亂風俗惡警者山伏之各私設法令其憂  
後世憤弊政誰敢不嘉尚哉且直言無諱可謂百世  
之師矣余後生不得面見深以為憾於是裁韻語以  
效贊辭發于不得已也其詩曰  
家塾秋晚惜居諸羅山遺文興起余器用應須比鼎

鼎采詞豈止賞瓊瑤胸藏萬卷宗聖典手括千古入  
吾廬活水有源來滾滾道脉派流遠濡如只稱博洽  
非識者大弘程朱是權輿眾伎百家皆亂破異端雜  
說悉蠲除本朝舊史經校定至今汗青遍州閭忠  
讜勸君多裨益號令下民恐簡書替古積久遇清  
代屢論釐務無人沮聞說長沙屈賈誼可憐江都選  
仲舒歎彼不幸嘉此幸明主寵光終用譽石渠文  
備助漢盛東井星聚興宋初天人爵賞壽亦保子孫  
業成榮有餘走卒兒童知姓字殊方異域想襟裾先  
生沒時我髻齒無緣言面徒歎歎於戲後生盍瞻仰

欲寫馨德奈粗疎

周易觀象傍訓自序

夫易何爲而作也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  
蓋上世淳朴民無機巧無心而感通有疑則質諸鬼  
神故聖人作易示人卜筮能通志定業斷疑焉二帝  
三王之世繼用舊疑尚書及春秋傳屢言卜筮可觀  
焉夫惟四聖之後易道隱晦於是程子作傳發揮義  
理大助世教而於古有欠自朱子作本義象又十翼  
渙然水解胡雲峰演繹之本義之蘊炳焉夫易无體  
故其辭奇所謂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故非

曲暢旁通難探其蹟若夫拘泥確定不足與言是故  
東宮穆姜占得元亨利貞之辭隨卦自知婦人非所  
應南蒯子仲得黃裳元吉之爻坤六不知无德之取  
敗京房欲去恭顯而卒被困是往不勝為咎夫初回  
純逢郭子儀而喜兆有驗是為利見大人乾九當知  
婦人或智士夫或愚明者或昧醜虜或信傳云孔夫  
子自筮得賁自今觀之其所謂察時變與化成天下  
傳賁象仲尼之行當之也朱子筮遇遯乃燒諫疏其所  
謂遠小人不惡而嚴遯象其時當然也由是推之文  
王之利艱貞明夷卦勞謙君子有終也謙九玄宗之初

吉終亂既濟卦失戒於泰將否也泰九蜀相之謀匪躬  
蹇六不利東北其如何也蹇卦賊莽之戰于野坤上  
由履霜堅冰之漸也坤初嗚呼卦爻之德觀往知斯  
知來亦當如斯歟夫吉凶禍福進退存亡乃陰陽晝  
夜之道天命之必然者也君子獨明見之无疑所謂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矣其豫也作樂崇德豫卦其困  
也致命遂志困卦皆中于時耳不達于此則志亂入  
左道夫乾坤之道在誠敬知之者必能恐懼修省其  
恐懼修省則震來致福震初恃位正當則夬履貞厲  
五履九是所謂危者使平易者使頽百物不廢懼以終

始也。蓋惟太極已象數具矣。相摩相盪。易乃成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愚竊採諸儒辨象之說。作傍訓。以爲一家之書。庶且夕資之。以至无大過矣。欲究精蘊。有本義在。可學焉。元祿己卯冬至之日。儼壘森尚謙謹序。

### 五倫大旨序

天地之間。重者有五。曰父子。曰君臣。曰夫婦。曰兄弟。曰朋友。此五倫能修則致太平。不修則致亂。爲我。世子好學尊道。於是保傅之人。使臣尚謙書。君臣父子之大意。上之。臣頃閱惺窩藤夫子文集。獲假字所著。

警策數件。闡五倫之教。明嫡庶之分。而終以隱居之靜閑。卽示曾點之見解。蓋是當時應大家之需。所書也。舊無題號。今名爲五倫大旨。謹贍寫以奉獻之。伏願朝定夕省之餘。熟看此書。邦家之大幸。大福在茲而已。元祿十五壬午三月九日。森尚謙再拜書。

### 竹間集序

古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世以一藝一術。繼箕裘之業者。不爲少。唯於學問之道。繼于父者。最所稀也。竹間安東子考曰。省菴柳川之儒宗也。文名振乎筑紫。嘗見明故徵君舜水朱先生。執師

抑

齋之禮。厚被眷遇。因馳美譽於域中。其詳出吾友安  
積覺所著省菴集序。竹間子率性貞實。敏秀雅達。少  
而屬文。夙通經史。博該羣籍。及事太守。敬信有餘。其  
文詞也。清亮絕俗。不涉浮華。健句偉辭。爛然有第。可  
謂善繼述父業者矣。壬午之冬。奄忽而沒。嗚呼。強仕  
之質。何早辭世。將脩短有數乎。抑天命靡常乎。蓋亦  
上清紫微有所招乎。尚謙曾在江都。相見于太守邸。  
自喜以為獲益友。時時聞其語。多年患疾。無奈之何。  
我心有不樂。昔柳州病瘖。其命早殞。每思此事。網  
繆鬱結久矣。竹間子之岳父山崎翁。輯遺文若干卷。

文文語

鏤梓行世。欲遺芳於百世。其意可嘉尚焉。初朱先生  
之於省菴。特許以知己。而竹間子能繼父之業。文名  
駢馳。可謂有此父有此子矣。感先生知人之明。喜此  
子繼父之孝。誰敢間然哉。今應山崎翁之需。自忘孤  
陋。漫敘卷首云爾。

本草綱目卷之四

三十一

